

主辦機構  香港青年旅舍協會
YHA HONG KONG Youth Hostels Association



捐助機構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2023 - 2024

「兩代情」徵文比賽

得

獎

作

品

集



高中組



插畫：MangoNaoko

目錄



獎項	得獎者	學校	級別	得獎作品	頁數
冠軍	羅素馨	天水圍官立中學	中四	《上鎖的抽屜》	4
亞軍	雷亦飛	港大同學會書院	中五	《上鎖的抽屜》	8
季軍	蘇芯渝	港大同學會書院	中五	《上鎖的抽屜》	12
優秀作品獎	林淑和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中五	《上鎖的抽屜》	16
優秀作品獎	陳詠心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中五	《城中奇緣》	19
優秀作品獎	盧樂淳	聖羅撒書院	中五	《上鎖的抽屜》	22
優秀作品獎	溫貝奇	可風中學（嗇色園主辦）	中四	《上鎖的抽屜》	24
優秀作品獎	張偉銚	保祿六世書院	中四	《上鎖的抽屜》	27
優秀作品獎	鄭家寶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中四	《城中奇緣》	30
優秀作品獎	楊芷軒	東華三院甲寅年總理中學	中四	《上鎖的抽屜》	32



任何情況下，捐助機構皆不會對任何人或法律實體因此載內容而作出或沒有作出的任何行為負上任何法律責任。

《上鎖的抽屜》

順着藤，沿着巷，我信步走往兒時回憶的角落，坐在店門前灰濛濛的台階上，回憶隨飄落的黃葉打圈，圈進了時間的年輪裏迴盪……

家中經營的裝修店，隨着年月，夥計隔三差五地輪替；門外嬌艷的牽牛花卻不曾消滅，年復年地攀上寸寸欄柵。在這熙熙攘攘的小店裏，唯有收銀台旁邊的小抽屜從未見過日光。奶奶主管店裏的營商開銷，精明的她，總安坐在收銀台旁細細算賬，閒暇時，便會撫摸着這小抽屜。動作輕柔而溫婉，一遍又一遍地，擦拭抽屜上那早被她撫得平滑的小金鎖，神思飄遠，馳騁……

我好奇那不曾打開過的抽屜，怯懦地問奶奶，奶奶卻只甜甜地說道：「長大後，再告訴你。」

時光瞬轉，快到了我該往社會拼搏的時候了。社會又會是怎樣的光景？但見眼前薄霧瀰漫，我不禁惘然惆悵。奶奶看着我六神無主的模樣便跟我說：「馨兒，明天來一下店舖，奶奶送你東西。」

隔日，落葉聚還散，我逆着清冷秋風來到店舖，奶奶溫柔地為我整理額前吹亂的髮絲。

「馨兒，你想知道抽屜裏有甚麼嗎？」

「想啊！是特別重要的東西嗎？是爺爺的裝修大秘籍嗎？」

奶奶笑了。

「對，是很重要的，特別重要的東西。我本想一直收藏它，但我想，送給你將是它更好的歸宿。」

奶奶小心翼翼地打開了小金鎖，就像生怕驚動裏面的寶貝似的，她輕輕拉開了抽屜，抽屜裏，正放着一個被毛巾墊着的木算盤。店裏居然有這種老物？

奶奶凝重地用雙手捧着算盤讓我細看。

暗紅色的木算盤，只見它靜靜橫躺在奶奶的手裏。算盤在倥傯流光中，顯得斑駁褪色，上面更有一道長長的疤痕。算珠兒倒是自透油亮的光芒，玲瓏飽滿地像串串的糖葫蘆，是經年的撫摸育成它的豐潤吧！

「這，可是我的老朋友啊！」奶奶笑道。

「當年爺爺和我，帶着你爸爸剛來香港，爺爺想靠他的裝修手藝創一番事業，於是，便和你爸爸沒早沒晚地天天幹活。他爺倆每天累死累活，看得我直痛心，仗着你太奶奶的疼愛，我幼時學了點珠算，於是就試着幫忙打理賬簿，誰知道他們兩個粗人，計賬是一盤的亂，就這樣，直讓我忙壞了大半輩子。」



奶奶口是罵，嘴角卻飄出一抹微笑。老繭累累的手，慢慢地輕撫着算珠兒。

「當年，我就是靠着這木算盤，撐起了整本賬簿。算賬，也成了我生命中的一部份。」

「那時的歲月，充斥着黑心供應商、拖款的客戶和累垮的身軀，無不令我們灰心喪志。算盤上的數目越來越小，有段時間，你父親不得不外出工作來幫補家計。但終歸還是回來守着店鋪，為的是要爭氣，不能放棄家業。」

奶奶語氣變得沉重，抓着桌邊的手發白。

「一次，我和一位顧客發生衝突，他竟一手抓起我的木算盤猛往地上摔！看這一道長長的疤痕啊，便是這樣刮上的。幸運的是，我們終究遇上了善人，吳大伯便是我們的恩人！當年多虧他連連介紹裝修工程給我們，才讓我這算盤的數目變得豐盛。」

奶奶的眼眶泛紅，幽幽地照看着我的臉容。

「荃灣的老家，便是咱們店鋪的發源地，儘管夏熱冬寒，饑飽不定，但全靠大家一顆不放弃的心，才成就了今天的店鋪。馨兒，你快到社會工作了，努力去創一番成就吧！就讓這木算盤陪伴着你，為你啟航。以後，當你偶遇挫折，便看看這木算盤身上的傷疤和故事吧，我知道，無論遇上多大的逆風寒流，我的寶貝乖孫必能奮進向前，走上繁花道路。」



餘暉斜照滿欄柵。

我堅穩地接過奶奶手中的木算盤。慢慢，撥動那烏溜溜的算珠兒。的的篤篤，撥出了歲月的清寧與平靜。

前人努力成就事業，亦為下一代奠下追逐夢想的基石。從前奮鬥的汗水，沉浸豐潤了木算盤，也暈染了我努力的決心，決心去創造屬於自己的未來。

順着藤，沿着巷，這間小小的店鋪，默默地佇立在街角。牽牛花悠然向上緩緩攀爬，拐彎不斷卻始終迎風而上，靜憩富足，收穫世間的美好和溫暖。



《上鎖的抽屜》

外婆正開着抽屜的鎖，歲月讓金屬生了鏽，「喀咯」幾聲，終應聲而開。「我都快忘記它鎖上的理由了。」她笑道，悠悠拉開了抽屜。那是一盞燈，一盞火水燈。恍惚間，時間或許與多年前的某日重疊，喚起了婆婆的記憶，也喚起了思念。外婆捧起它，轉眼間，早已淚流滿臉。

我坐在泛黃的床單上，婆婆捧着小燈凝視窗外的晚霞，說着一個上一代的故事。

原來那上鎖了的抽屜，還鎖着孩子無憂的童年。

「那是個六十多年前的故事。」婆婆說。當時，住在東莞的一群野孩子，吹着哨，放着牛在山中遍地跑。一個裹着厚重衣物的女孩，牽着牛繩，眨着大眼睛道：「媽媽，晚上可以看影畫戲嘛？」一個婦人回頭，笑道：「行，媽媽給你看！」女孩小臉凍得紅撲撲，彎起眼睛，牽着媽媽的手笑得合不攏嘴。

山上氣溫本就不高，入夜更是冷得刺骨。一群孩子坐在木屋裏，熱鬧的等待着影畫戲。女孩看着母親點着火水燈，裏頭的火花「啪塌啪塌」閃爍着，似是奢華艷麗的煙花綻放與隕落。「來啦，看戲啦！」孩子們馬上朝牆上看，只見兩個人影出現在牆壁，拿着劍打架。「哼，看招！」「哎呀！」大家都全神貫注看影畫戲。只有女孩回首，看着母親晃動着剪紙的小人，笑着配音。火水燈的暖光照在她的側顏，為婦人柔和的輪廓披上

金邊，她眸裏映着燈火，眨眼時，光影一閃即逝。小紙人在他的手中擁有了生命，說着話兒，靈活的地晃着身子避開另一個小紙人的攻擊。戲終，母親便趕着孩子們入睡。「明天再看吧，快去洗洗睡！」她垂着眼，吹滅了火水燈。孩子們「哇哇」的喊着，披着夜色趕緊躲進被子裏。

世上沒有演不完的影畫戲，也沒有笑不止的童年。那個年代貧窮的家庭總把孩子送給別人家裏好養活，而女孩則是被送走的孩子。她懵懵懂懂的看着新的父母，又回頭看看原本的家。女孩眼裏沒有悲傷，只有淡淡的困惑與不解。「妹，到了香港要安好。」母親揉着女孩一頭亂髮，把手中的火水燈遞給她：「想家了，便點燈，剪剪紙。」女孩仰着小臉，似懂非懂的點點頭。她一手牽着繼母，一手拿着燈。女孩被半拉半扯的走下山路，期間她不斷回首，直到屋子消失在蜿蜒的山路。



那時候香港經濟相對發達，他們便離鄉別井來到了香港，在狹小的板間房裏過着日子。某天夜裏，女孩思念起故鄉的家人。她落下淚珠子，一邊哭，一邊拿起沉重的火水燈。她翻來了火柴，模仿着媽媽的動作，「擦」的一聲，點燃了光。火影在燈裏晃動着，一閃一滅，讓孩子情不自禁的看入了神。忽然，小燈被打翻，眼看燭火要蔓延之際，繼母聽到了聲響馬上衝出房間，驚慌失措的拿起長裙撲熄了火。她邊罵着孩兒，邊把火水燈放進抽屜。「誰給你玩火的！真是一點也不安分！」女孩扯着嗓子哭喊着，求着繼母別把小燈搶走。繼母卻無動於衷，拿出鑰匙，把火水燈鎖在抽屜裏。孩子淚流滿臉，泣不成聲，心裏想着故鄉的大家，緊緊拽着她的長裙。然而孩子終究是孩子，哭累了，便開始犯困。那夜，繼母鎖上了抽屜，鎖上了火水燈，鎖上了一個孩子的記憶。

孩子的固執總隨着漸淡的哭喊聲而熄滅。



從前的女娃成了一位十五歲的妙齡少女。十五歲早就過了讀書的年齡，少女便在工廠，一步一步的踩着縫紉機，編織着手機賺錢。累了，便伸長腿，撐着下巴，看着隔壁桌子的火水燈出神，彷彿有甚麼被遺忘了，讓心臟揪着揪着的疼。她眯起了眼，突如其來的淚意讓視線變得模糊，淚花碎影中，看見了朦朧霧海裏的山路盡頭，有一間屋子，裏面的人朝自己揮手，然而一眨眼，便融化在水霧中。

今天大掃除時碰巧找到了一把生鏽了的鑰匙。它打開了那些早已丟失了的回憶，驀然喚起了對失散了的家人的思念。當時通訊科技並不發達，兩個家也沒有刻意聯繫，一把鑰匙，配上一把鎖，將昔日種種藏在一個狹小的抽屜裏，藏了幾十年，強行為一個孩子的記憶上了鎖。外婆看着窗外道：「... 也不知道他們如今如何了。」她側着臉，看不清神情，我卻深知她心裏的落寞。

小孩時總以為童年是永恆的，往往也是回過神來才發現自己早已長大。外婆拿着火柴，點起燈，似是想將這些錯過了歲月補上。她看着那搖搖欲墜的火影，那發亮而熄滅的光點，隨着時間流逝燃燒了它的一生，遺下了餘溫，成了往上飄的縷縷白煙。兒時的影畫戲就像綻放又衰落的火花，落到水裏便淡了，沉溺了。



《上鎖的抽屜》

陽光緩緩地灑進抽屜鎖洞，彷彿窺探着抽屜承載的歲月痕跡，收藏着這座不復以往丹楹刻桷的舊式屋邨種種回憶。惟時代變遷，為了迎合現今社會繁榮發展，這座日新月異的城市經已容不下承載着不少上一代回憶的公屋。拆卸公屋的實施使各舊式屋邨無一倖免，隨着漆紅油漆於牆壁上徐徐剝落，「砰砰滋滋」等敲打及鋸鐵聲此起彼落，一道道裂痕於噪音下劃過，彷彿無情地抹走公屋蘊存的光陰。

「喀擦」一響，許是經過歲月的磨練，抽屜的滑軌經已生鏽。一陣陣塵灰撲面而來，夾板下收藏着的，除了一幀幀泛黃的鄰居合照，竟是一沓沓鈔票。

「奶奶您怎麼就不肯把貴重物品鎖好呢？」我不禁眉頭一皺，略帶嗔怪的語氣道。

奶奶徐徐地於竹椅上扇着蒲扇，不以為意云：「這兒啊，以往皆是連門也敞開的守望相助，哪有甚麼問題。」

我輕嘆着半信半疑欲將抽屜鎖上，怎料那把蒲扇一把擋於鎖前。我愕然地看着奶奶略顯悲涼的眉目，一霎那沈醉於回憶中。奶奶緩緩地撥着蒲扇，扇起了整個往昔，幽幽地啟齒云……

昔日公屋，如疊木般層疊着的樓層，圍繞着中央鏤空的空地，「井」形中充斥陣陣歡聲笑語。中午時分，烈日如火般灑落於此。隨其俯首而察，只見空地中立着數小食攤檔，讓人垂涎三尺的濃郁香氣四溢。隨着撲鼻而至的香氣探索，小舖排檔在那疊疊的鐵皮和帆布之下盡收眼底。走進人山人海的喧鬧聲間，一張張熟悉的面孔映入眼簾，原來是鄰居們於此日以繼夜的擺攤營業，為家庭打拼賺錢，淳樸民風迴盪於熙來攘往間。

驟然，一陣騷動凍結了此處的笑語喧囂，回首眺望，只見其中的檔主陳伯伯手捧着那仍舊熱烘烘的雞蛋仔，卻又心急如焚地的翻箱倒櫃，看似是遺失了些甚麼。有別於如今普遍的隔岸觀火，鄰居們卻是二話不說趕忙伸出援手，得知陳伯遺失了得來不易的錢財，鄰居們更是協心戮力地的奔走尋找。須臾間，眾人皆眾志成城搜尋着的同時，也不約而同地的安慰、關切着何姨。此刻，鄰居們無私的援助使陳伯稍微安心，垂頭喪氣過後重新振作賣力翻尋，又將雞蛋仔分享予鄰居們以作道謝。守望相助的氛圍如同美食的香醇，於微風吹拂下飄逸於老舊公屋間，夾雜洋溢着的炎陽，為眾人相助的情形更添幾分熱烈。

皇天不負苦心人，於鄰居們的搜羅下，終於於店舖旁的紙箱尋回遺失的錢箱。不幸，掀開盒蓋，陳伯以汗水換來的回報卻所剩無幾，幾番波折終歸一場空。於眾人惋惜之際，卻見奶奶從屋中不起眼的抽屜內掏出一沓鈔票，緩緩地置於愁眉苦臉的陳伯旁。錯愕間，眾鄰居彷彿於一霎那不言而喻的暗暗疾步，將自己幾經辛苦得來的鈔票獻於攤檔前。方才陰霾密佈的氣氛頃刻重回以往的歡暢，眾人無私奉獻，守望相助的餘暉閃耀着無比光芒，默默地照耀着經已熱淚盈眶的陳伯。儘管波折重重，卻仍擁有一群樂於同舟共濟的鄰居度過一切難關。



「有難同當，有福同享。作為團結一心的鄰里，鄰居有難，又怎能坐視不理？」奶奶開腔道，「有需要的，隨時從咱家取……」

大概於記憶裏，屋內的抽屜往後再未鎖上。

事過境遷，我隨着時代的洪流步入繁榮城市間。然而，有別於古色古香的舊式屋邨，久留於嶄新的摩登大樓俯視，以往樸實又生氣勃勃的攤檔，化為繁囂的車水馬龍；曾充斥着夏日風情的烈日暉映，化為無情點綴於透明玻璃的奪目燈光；昔日眾鄰居迴盪於敞開大門間的喧鬧聲，化為雖有耀燈照射着樓層，卻於高門隔閡間寂然無聲的左鄰右里……

趨步於鱗次櫛比排列着的一幢幢高樓前，猶如逃離着時代變遷的魔爪。回眸惟可於公屋間泛黃的招牌、燈光幽暗的舊屋、堆滿貨物的細小攤檔之中，尋得一番懷舊味道。鄰里間的同舟共濟，彷彿已逐漸跟不上時代的步伐，究竟是守望相助的精神被潮流遺忘？還是被習於獨善其身的社會風氣侵蝕？

時間的齒輪緩緩轉動，如潮水般湧來的當年情景，於奶奶沙啞嗓音間驟然而止。憶起過往的閒逸趣事，不禁徒增一份唏噓的感慨。現實依舊殘酷，時間仍舊流逝，一切往昔的懷緬亦隨着一聲無奈的嘆息而逝。拆卸舊式建築的實施，使停留於人民回憶的公屋再次登臨聚光燈下，勾起許多歷歷在目的往事，卻只能為上一代的回憶隆重謝幕。

慨嘆着，我繼而緩緩的收拾着散落於抽屜間的舊照，封印於準備搬往城市臨時單位的層層紙盒中。猶豫着，瞥見奶奶念舊之愁容，我悄然關上抽屜，卻又暗暗地將鎖棄於一旁。奶奶撐起一直見證時代變遷的拐杖，捧着紙箱，步履蹣跚地踱步於樓層間追憶往昔。

遽然，屋外傳來絲絲笑語，我愕然地邁步一探究竟，只見那熟悉又陌生的鄰居正攙扶着奶奶緩行，援手包打紙箱，又不忙一共敘舊談天說地。臉上佈滿了皺紋的奶奶，如同那一條條曲折不均的牆上斑駁的印跡，一道道笑痕卻罕有地爬滿了面容，大概是因依稀地感觸到回憶裏鄰里間的人情味吧。或許公屋的拆卸剝奪了往舊的回憶，然而鄰里間的關懷不會因此磨滅，反而惺惺相惜。層層的階梯綿延，一個個老舊石磚刻畫着歲月的痕跡，黃昏輝煌的落霞於天際蔓延，拉長了緊隨眾人漸行漸遠的斜影……

歲月流芳，真情依舊，公屋不在人情在。



《上鎖的抽屜》

再次踏進家門，是因為父親去世，物業通知我去整理遺物。

一進門，童年記憶裏彌久不散的煙草味撲鼻而來，我本想開窗通通風，讓煙味散走，但最終也還是不捨得讓凜冽的秋風進門，掠奪父親留下的痕跡。這股淡淡的煙草味，不再與記憶中令人厭惡的印象重疊，反倒化身為父親的存在，使我無比安心。

說實話，我對父親去世一事沒有甚麼真實感，又或者說我是在逃避接受現實。這次久違地回到這間與父親同住的公屋裏，像是返老還童一般，天真地堅信父親只是暫時出門去街市買菜，現在輪到我「小鬼當家，一人獨大」，可以趁父親外出做些「違規」的事。

一想到違規，我便快步向這張小木桌，桌上的物品也是一貫的整齊，除了桌面正中央所擺放的鑰匙，其他東西的擺放位置也是多年來一直未變。書桌這副一絲不掛的作風，簡直與嚴肅古板的父親如出一轍。

而最令我感到好奇的，是木桌下方那個上鎖的抽屜。

父親的抽屜一直都是家中的禁地，但越是上鎖的東西，我越想一探究竟。小時候，我總覺得這個抽屜很高很高，無論我怎麼踮起腳，都只能苦苦仰望着那黑黢黢的鎖頭，碰不到它。如今，我長大成人，才開始懷念故居舊事，重新燃起窺探秘密的好奇心。



我拿起桌面的鑰匙，這次我無需踮腳，只需微微彎腰，便可輕而易舉地打開這個在童年打不開的鎖。隨著「喀噠」的一聲，我拉開抽屜，隨即映入眼簾的只有一個破舊生鏽的月餅鐵盒。

最喜歡吃月餅的我，每年最期待的就是中秋節。但在那個年代，要花費整整一年的時間，每月向月餅會供錢，才拿到一定數量的月餅。如今，再次看見這個鐵盒，種種回憶便都湧上心頭。那年，我在一場校際足球比賽裏拿了冠軍，當時，父親表面上沒有任何的情緒外露，幼時的我還為了父親對自己的不甚在意而沮喪。也就是在那次比賽後的中秋節，父親拿用鐵盒裝着的昂貴月餅回家。直到現在，我仍清晰記起，當我看見鐵盒上那一抹鮮豔的紅色印着「蓮香月餅」四個大字時的興奮。當時的我哪裏懂得父親的心思？現在想來，父親並非不滿我把所有課餘時間都花費在足球上，而是默默地用了一年的時間，每個月都對我的勝利抱着驕傲以及喜悅之情，把錢供到月餅會，只為給我送上最好的月餅。

我輕輕地打開眼前鏽跡斑斑的月餅盒，鐵盒裏厚厚的一疊全是父親給我寫的信，從我剛出生時就寄出，後來被隱忍的父親鎖起，又被歲月神偷所劫持，直到今天，我已不再年少，才收到這些預期的信件，閱讀到滯留在時間暗室內到情感。

「寶貝，今天你出生了，爸爸不望你有多成功，只希望你平安喜樂，快高長大。」

「兒子，今天我們為你舉辦的抓周儀式，街坊鄰居和親戚們們都各自在紅布上放了一樣東西，有人希望你抓錢，有人希望你抓筆，我無所謂，只要是你喜歡的就好……」



高中組優秀作品獎

陳詠心 中五 東華三院呂潤財紀念中學

《城中奇緣》

「兒子，今天是你的五歲生日……」

「兒子，今天你成年了……」

泛黃的紙張為歲月加上了一層濾鏡，我看着這一句句滿懷愛意的字句，逐漸在我的眼中模糊，最後因為我滴下的眼淚而在紙張上暈染開來。那些文字還是淚水中變成了一團團扭曲的紋路。明明記憶就是世上唯一永恆的墨水，可以令記憶再次躍然紙上，但我們誰也沒想到這墨水，會逐漸被時間所蒸發。我攥緊信紙，發現乾涸的文字變成了撫不平的潮濕，我與父親的回憶、幼時的鄰居和玩伴，就這樣溺死在我的淚水中。

最後，我看着鐵盒內那一張張有關我各個階段的照片，如視珍寶般將鐵盒關上。當我抱着這個鐵盒繼續收拾父親的其他東西，並把這零碎的寶物整理進箱子的時候，我覺得我也在撿起時光的碎片，拼湊父親的生命。

在歲月長河的宏大敘事下，人生雖短如隻字半語，但又如同精短卻雋永的文字一般。我想，我們都如同父親房間內的那張木桌一般，內心緊鎖卻暗藏對親人的深深愛意，而桌面上的那些刻痕，也有如生命的痕跡一般，使人永遠無法忘懷，亦無法被歲月所磨滅。



那城市裏的一場大火成為了他們奇緣的開始。在那二十世紀的石硤尾木屋的火堆裏，無人去理會那火裏的小生命。那時，有個中年男子奮不顧身救了那奄奄一息的三歲小男孩。不為甚麼，只為人情。或許，這是兩個本該相遇的靈魂。

後來，男人與男孩因皆在火災裏喪失親人，兩者相依為命。二人的經歷淒慘，沒人知道他們是怎麼熬過去的。這一切可能真的是命運，也是緣份。過了那麼一段日子，兩人被分配到了這場大火後政府起的公共屋邨裏。在美荷樓開始了這份屬於他們倆人的奇緣。雖說這兒的租金在當時的社會來說相對便宜，但其實僅僅十塊錢，男人壓根兒拿不出手，又怎樣與男孩在此相依為命呢？

好在男人有一手麵食的手藝，而且男孩則是與男人互相扶持。兩人日復日，年復年，男孩陪着男人。兩人的故事，甚至手藝被眾人所知。那天我一如既往去到他們店吃那碗「照舊」的米線。不能說好吃到哪去，只能說，每次看見他們這對苦命的人兒，總覺得我在細品的不是任何一根米線，而是那掛在米線上的一絲絲故事。有時候，即使是經過店舖，肚子並不餓，不為醫飽肚子，但總有一股淡淡的思念情感會使我走進這家店。我不敢相信自己也會與店舖的二人結緣。

男人與男孩都很逗趣，偶爾三言兩語的聊天，都會逗得客人哄堂大笑。這是不到十平方的小店，位置很擠，但卻有那麼多的溫暖。人們不怕背貼背坐，不怕一個回眸就是隔壁桌，不怕店舖因人多而混亂，不怕一個外賣等十幾分鐘的感覺。這是人情，這是溫暖，這是或深或淺的緣份，人們的情緣總是奇妙。



後來吧，我和家人要移民到外國生活，離開了美荷樓這屋邨大廈，也離開了這群熟悉的人兒，更離開了這獨特的奇緣。到後來，我再次回到香港，再次踏足美荷樓時，這堆徙置房屋要重建了。我想再去到那家店，可是眼前的一切，都大不如前。我想念的那味道，是那一碗熱騰騰的湯粉味道，是那一雙經歷滿滿的手製作而成的味道，是那一種獨有的人情的味道，是那一群人唯有緣分的味道。

走到店門口，我看着那一直沒換的招牌，我想他們應該都還在吧，這一切應該會和往日一樣吧。當我推開門，踏入餐廳的一剎那，我發現這一切只是外表沒變，內在已經變了不知道多少遍。我竭力尋覓當初熟悉的面孔，但發現裏面不再是忙碌的男人與男孩二人，而是穿着整齊工服的店員，一個個陌生的面孔。我愣了一下，隨機找到個靠牆的座位就坐，點上了招牌的那碗米線。我看向牆上張貼的是不同的報導他們故事的報章，亦因熟客們長期的支持，店鋪越開越多，現在已成了連鎖的粉麵店。



看着一篇篇的報導，我的米線預備好了。「一百零二號，請到櫃面取餐……」我依循指示走到取餐處前，找到屬於自己號碼的米線，全程不費一點唇舌，與人毫無交流。我把米線取回座位，暗忖：若是味道不變，那誰做老闆，是不是連鎖店，也無關痛癢吧。嚐了一口，總感覺變質了，不是食物變質了，而是整個氛圍都不如以往，我感受不到從前米線沁人心脾的那種溫暖。其實男人與男孩前半生都如此命苦，現在能把小小的店鋪發展成連鎖餐飲，也許真的未必不算好吧。我大概吃了三分一的量，便把筷子放下，結了帳，踏出店門口。我回頭看向店門口時，停下了腳步，想了想……

我想，其實是社會在變，還是人心也會變，又或是社會的變遷在推動人的內心呢？男人和男孩現在的發展，已經不用自己動手便可坐收豐厚的利潤。但這豈不是讓他們遺失了那種人與人之間的緣份和感情嗎？人生多少有點矛盾，他們事業發展又怎可能為人情而停下腳步呢。我既為他們能改善生活，事業得到發展而開心，亦難免會懷緬曾經於米線店的緣份。時代會變，風景也會變，更何況人呢。米線店將我們聚攏起來，是我們的羈絆；米線店亦將我們分隔，是我們的屏障。緣起緣滅，不能掌控，只能將回憶的碎片藏於這城中的角落，偶爾憑弔、偶爾想念。



《上鎖的抽屜》

當我緩緩轉開那把鎖，一股懷舊的氣息撲面而來。這個上鎖的抽屜一直被放置在我們家的客廳，是我祖母留給我們的珍寶，裝滿了故事和回憶，見證了我們家族的情感交織和點點滴滴。

抽屜的木質顯露出歲月的痕跡，有些許的刮痕和褪色。它曾經屬於我祖父的書桌，陪伴他度過了一生。而現在，這個抽屜成為了我們家族的寶藏，兩代人的情感的見證。

我小時候常常看到祖母輕輕拿起這個抽屜，坐在陽臺的摺疊椅上打開它，她總是沉浸在過去的回憶中，眼神充滿了深情和懷念。而我，一直好奇抽屜中到底有甚麼寶貝。

終於有一天，我長大了，祖母把這個抽屜交給了我。她告訴我，這個抽屜是她在年輕時期的嫁妝之一。當時，她和我祖父剛剛結婚，生活並不富裕。然而，這個抽屜裏面裝滿了她的夢想和希望。她在裏面放了一些傳家寶，如手工繡花的手帕、古老的照片和一本記錄着她青春歲月的日記。這些物品都是珍藏了一輩子的回憶，每一件都帶着她的淚水和笑聲。這是她一生中最珍貴的寶物，希望我能夠好好珍惜。

我接過抽屜，感受着它的份量和溫度，我發現這抽屜並不只是一種傳承，更是祖母的心血和愛意。我不小心地打開抽屜，裏面盛滿了信件、照片和紀念品。每一件物品都散發着濃濃的懷舊氣息。我摸着那些泛黃的信件，感受着祖母手寫的字跡，彷彿她的溫暖在指尖流轉。照片裏，是祖父和祖母年輕的模樣，他們臉上綻放着青春和愛情的光芒；裏面的紀念品，例如兩枚小小的戒指，一塊褪色的絲巾，每一樣都承載着他們的故事。

隨着時間的流逝，他們經歷了許多風雨。但他們的愛情卻始終如一。這個抽屜也成了我與祖母之間的連結，我們經常坐在一起，回味着那些過去的片段。祖母講述着她和祖父的相識，相戀的時刻。我了解到，這個抽屜是兩代人情感的結晶。它見證了他們愛情、家庭的變化，以及每一個重要的時刻。

然而，隨着年華老去，祖母的身體漸漸虛弱，她不再能夠打開那個抽屜，回味着過去的美好。這個抽屜成了一個寂寞的見證者，躺在客廳的角落，等待着下一個故事的開始。

幾年後，我結婚了，搬進了這個屬於我們的家。我帶着懷念和愛意打開了那個上鎖的抽屜，發現裏面依舊完好保存着。我將這些寶物小心翼翼地取出，放在新的抽屜裏，繼續着這個故事的傳承。把我和我的伴侶的情書，一起旅行的相片和還有孩子的手繪畫作和成長的相片一併放進抽屜。

每當我坐在陽臺的摺疊椅上，打開這個抽屜，回味着過去和現在的美好，我感受到了兩代人情感的連結，也讓我明白到，愛是一種傳承，是一個家族的力量和支持。

這個上鎖的抽屜中，愛和情感在時間的長河中永恆流轉。這個抽屜不僅是一個家族的寶藏，同時也是一個連接兩代情感的紐帶。那個上鎖的抽屜，讓我們回味過去的美好，將這份愛和情感傳遞下去，讓它永遠在我們心中綻放。讓我們以它為起點，繼續寫屬於我們的故事，讓愛意在世代相傳中永不凋零。這個抽屜將永遠是我們家族的心靈之窗，讓我們在愛的光芒中前行。



《上鎖的抽屜》

「允行，到房間裏的抽屜拿支筆給我吧。」爸爸從客廳大聲呼喝。我熟路輕車走進父母的房間，打開左邊裝着文具的抽屜，使勁一拉，卻發現怎麼也打開不了。回過神來才想起，前陣子裝修，父母把書桌也更換成新的了，現在左邊的抽屜已變成了一個上鎖的抽屜。這個「新世紀發現」讓我好奇心大發，不禁想像裏面裝的到底是甚麼東西。上鎖的抽屜就如黑洞般將我吸進漩渦裏，想讓人探索宇宙的奧秘。

我隨手拿上筆，向父親遞上通告，接着向父親詢問：「我們家甚麼時候有上鎖的抽屜了？」父親揉着他的眉心，面龐似乎有點猶疑：「上鎖的抽屜？你要看一看嗎？」我雀躍地回答道：「當然！」

我們隨即走到房間，只見父親從錢包中掏出一把嶄新的鎖匙，「咔嚓」一聲，藏寶箱便打開了。映入眼簾卻是一張些微泛黃的紙，待我看清紙上文字的時候不禁大吃一驚，驚呼：「遺體捐贈證書？」父親微微點頭，看着那張紙雙眼失神，似在回憶過去。我在旁靜候，聽着父親娓娓道來……

那是爺爺的遺體捐贈同意書。在以前醫療科技落後，思想保守的年代，人們尚未擁有正確的衛生意識，傳染病橫行肆虐。當時的父親作為香城大學的法醫學系教授，當年屍體解剖教學資源緊絀，不少學生學習書本上的知識後，便要立刻上「戰場」。父親當年也收到學生抱怨一兩個學期才有一次實際操練的機會。父親也只能搖搖頭，願意成為「大體老師」的人雖有但少，只能讓學生一遍一遍地看着影片對着模型練習。

爺爺當時就是從父親口中得知遺體對於醫學生的珍貴，偷偷地申請了香城大學的遺體捐贈計劃，需要徵求全家人的同意。父親知道後勃然大怒，態度強硬地拒絕簽署同意書，只因解剖室就是父親每天工作的地方，父親實在不想以自己父親的遺體作為教導學生的工具。一家人不歡而散，可是爺爺後來找到父親說了一番話。他說：「我知道你作為一位法醫，每天工作都在看着他人與至親離別。你也知道我身體並不好，生命不長了，有時我也在想到底死後會去甚麼地方，有甚麼意義呢？直到我最近聽聞到你的工作，才知道原來死後也能有意義。有些事情總要有人去做，成為大體老師是神聖偉大的事，正是有這樣甘於奉獻的人，才有下一代的道路。多了我一個，下一代的醫學生便有多一點實踐的機會。我老了之後就這麼一個心願了。我聽說遺體捐獻者能夠登上紀念碑，你說這樣的是不是很酷呢？」

父親聽了爺爺的一番說話，理解爺爺的想法，也明白很多學生經過實際的練習，更能了解人體解剖的結構，為醫學帶來幫助及進步，最終也在同意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相隔幾年後爺爺的健康開始走下坡路，曾經一度需要轉入重症病房進行手術，但他知道有傷口的遺體會對醫學研究產生一定的影響，拒絕了手術。離世後名字便鐫刻在香城大學遺體捐獻者紀念碑上。



聽着父親逐漸哽咽的聲音，抬頭望向他的雙眼早已是熱淚盈眶，很難想像平時不苟言笑的父親也有柔情的一面。我輕輕拍了父親的肩膀，第一下是安慰，第二下是理解，第三下是尊敬。父親慢慢平靜下來，說：「以前的我總是不理解父親的做法，隨工作經歷和年紀的增長，逐漸以父親的角度去看待事物，才發覺自己也會跟父親一樣做出相同的決定。現在仔細想想，我的父親很偉大。我退休之後也會做出跟他一樣的決定，簽下遺體捐贈協議書，希望那時的你也能理解我的想法。」隨後父親便把抽屜再次上了鎖，我不知道哪天會再有開啟的機會，卻知道那抽屜裏藏着的寶藏了。

聽過父親講述爺爺的故事後，上網調查了遺體捐贈的人數雖然逐漸地增加，但其實仍然稀缺。「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正是有着老一輩的奉獻，才有下一輩的機會，社會才會進步。其實不論在甚麼地方，背後總有人不哼聲地奉獻着自己，我們該感謝那些默默無名的奉獻者，若不是過去的他們，就沒有現在的我們了。



《上鎖的抽屜》

眼前上鎖的抽屜，看似平凡，卻難得可貴。

甫到嫲嫲的家，映入眼簾的便是一堆堆盒子。一個個盒子裝着嫲嫲的舊棉襖，裝着老舊的電視機，裝着各式各樣的日用品。我瞥見嫲嫲搬家的凌亂，加上屋外搬運工人的吆喝聲，空氣彷彿只剩下盛夏的躁熱。

驀然，那縷陽光鍍在了抽屜的邊緣，我隱隱嗅到樟木味，那是一個充滿古老氣息的抽屜，檀木的抽屜顯得樸實無華。「嫲嫲，你為甚麼不扔掉那老舊的抽屜？」我問道。「那是一個重要的東西……」一旁喘着粗氣，雙手撐在膝蓋上彎着腰身的嫲嫲說道。慢慢地、慢慢地，嫲嫲走近，用溫柔的手撫摸着抽屜，眼眸流轉，懷念之情溢出。「可惜抽屜上鎖了。」嫲嫲輕聲細語地說。

我們包好最後一箱搬屋物品後，地上一把薄如蟬翼的長方形鑰匙引起我的注意。「難道就是這把鑰匙嗎？」語音剛落，我便拍掉抽屜上的灰塵，插入鑰匙。抽屜裏靜放了一張泛黃又皺巴巴的欠單，我細讀欠單內容，便看到那飽經風霜，但清晰可辨的「壹仟元正」。我倏地大驚，趕緊向嫲嫲打聽。嫲嫲娓娓道來，她的說話像是一艘小船，載着我駛往往昔的歲月。

八十年代初，嫲嫲獨力供養爸爸讀書，每天披星戴月地上班。那微薄的積蓄早已不足應付所費不菲的水費、電費、房租以及爸爸的學費。嫲嫲不禁嘆了一口氣，賬單的數字列得明明白白，而嫲嫲盯着數字，頭不知為何又痛了起來。



嫲嫲昔日總是在上班前和鄰居陳太結伴買菜，而陳太在言談間得知我們家的經濟越來越拮据。「從買黃花魚到紅衫魚，錢多花了。現在百物騰貴，這日子是越來越不好過了。」嫲嫲感嘆道。

「噹噹……」家中的木門被敲響了。爸爸推開門，定睛一看，是隔壁的陳太。霎時之間，陳太把一個信封遞給爸爸，嘴角向上，是溫暖的弧度。那不薄的信封，裝着的是張張鈔票和欠單，也是鄰居之間的守望相助、互相接濟。嫲嫲正在廚房炒蛋，得知後便從廚房一個箭步衝上前，眼神驚訝，嘴巴張大。但轉念一想，臉上的驚訝之色轉為羞愧之情。「不能的，我們不能平白無故收你的錢。」嫲嫲堅定說道。「我只是借錢給你，你之後再還吧。」陳太把欠單交給爸爸後，頃自轉身走回家，留下了淡淡的溫馨和鄰居之間共渡時艱的精神。

那張欠單被嫲嫲握得微微發皺，是情真意切的鄰里之情，讓人嚐到人情味的甘甜，令人動容。而嫲嫲和爸爸也暗自發誓要報答陳太。之後，他們便把欠單輕放在抽屜裏，待經濟改善後還錢給陳太。

「還是往日好，現在可沒有這些鄰居了！」嫲嫲惋惜感嘆道。我沒有親眼見過陳太，卻從抽屜中的欠單感受到昔日的人間有情。從那清晰可見的字跡，感受到昔日的鄰里之情。鄰里之間的守望相助有許多種，有些事從口中說出來；還有些藏在上鎖的抽屜裏。昔日的人情世故成了一個個動人心弦的故事，只有用心感受、去發現，才能發現那一個個發生在屋邨的人情味故事。

後來，我們家裏有條件還錢，陳太總是再三推搪。直至爸爸出來工作後，陳太才肯收下欠款。自此之後，那上鎖的抽屜放着這張欠單。無奈歲月變遷，那抽屜的鑰匙卻遺失了。這一次重新打開上鎖的抽屜，嫲嫲細細回憶了藏在心頭的往事。我與嫲嫲那溫柔的視線交匯，似乎也能感受到昔日的種種。

在澄黃的旭日照耀下，那啡黃色的抽屜被映照得閃閃生輝，似是平凡中的不平凡。上鎖的抽屜象徵着舊時緊密的鄰里關係，心中舒坦，驅走了夏天的煩燥……



《城中奇緣》

夕陽西下，餘暉正好透過窗戶斜照進來，廚房的牆上投影我不慌不忙的樣子，我手拿菜刀向着砧板上的食材切下去，菜刀與砧板碰撞的清脆聲，讓我將思緒帶回到了年輕時。那時我正在向爺爺學習烹飪，父親正在傳授我刀工，我看着略為老舊的刀，不禁向爺爺問起：「這把刀，已經用了很久嗎？」爺爺回應道：「它都頗有歷史了。」「那它為甚麼還能保持這麼鋒利？」我天真地反問，「那是因為它背後有一位厲害的磨刀師傅呢。」爺爺向我解釋着，並開始說到那磨刀師傅的故事。

六十年代，香港還算不上發達，華叔才剛滿二十歲，為了幫補家計，他外出工作，他最引以為傲的生財工具便是從長輩中學到的磨刀技術，但那時他還沒有屬於自己的店鋪，只能每日踏着單車到處去，當時並沒有多少人相信華叔的手藝，那時磨一把刀才九元，但即使給物主二十元，對方勢不會讓出刀，因為他們不知道磨刀師傅的手藝如何，生怕自己的刀被磨壞。年輕的伯伯靠着兩塊磨刀石在街邊磨刀，收入微薄，幸好有一位常客經常光顧華叔的生意，他就是華叔的鄰居——輝伯，他是一名廚師，刀具在他手上就如學生的文具，而輝伯也無條件信任華叔，將自己的刀交給他去磨，人與人之間就是有着如此微妙的緣份。

街上不時響起「霍霍」聲，春來秋去，藉着華叔的努力拼搏，他也終於擁有自己的店鋪，他將店開在自己居住的屋邨附近，方便自己亦方便鄰居光顧，華叔靠着自己的手藝與經驗，和磨刀拾級而上的精神，將一間小小的店鋪開到擁有自己的招牌，亦由當初的兩塊磨刀石，磨到現在的九塊磨刀石。當然這不只華叔一人的功勞。全靠着輝伯每次委託華叔磨完刀後，都會向街坊展現精湛的刀工，將食材切成各式的花樣，向大家盡情展示着這刀的鋒利度，襯托着在背後磨這刀的人。正是兩人的合作，成就出當年在這屋邨中「廚神刀王」的稱號。

刀不開鋒，難以斷金。可是華叔磨刀的手早已有些顫抖，加上機械自動化的普及，人手磨刀的老師傅越來越少，華叔嘗試過將技術傳授給年輕人，但幾十名徒弟卻只有一人將磨刀手藝完全學會。華叔將店鋪交給他，希望他能將刀莊傳承下去，但那徒弟當時並沒有選擇繼續磨刀，逐漸華叔也開始磨不動了。

隨着菜刀落下，一碟碟精緻的佳餚美食活靈活現，我師傅輝伯，廚藝怎能不精湛？我端着豐盛的晚餐出來，坐下與家人共聚晚餐，我們的聊天談到隔壁新搬來的鄰居，「爸，你知道嗎？隔壁的新搬來的好似是一名刀匠呢！我看他有樓下那刀具店的鑰匙。」「華叔的徒弟？」大家都一臉期待，期待着「廚神刀王」的續集。

城市迅速發展，時代的興衰，世事變幻，誰能主宰彼此的緣份呢？但不論如何，我相信上一代留下的手藝尚未消失，仍有下一代的堅持和承傳，牽引着惺惺相識的彼此。



《上鎖的抽屜》

「奔波的風雨裏，不羈的醒與醉，所有故事像已發生漂泊歲月裏……」

現在是傍晚六點，我將抽屜的鑰匙取下，不大熟練地將磁帶插入凹槽中。

兩小時前。

「為增加彼此間的瞭解，明日請帶回一張自己幼時的相片。」我踏着陽光，回想起老師的囑咐，腳下突然傳來一陣脆響，原來是一根枯枝。凋零的楓葉被環衛工人堆砌成一個個小山丘，反射出深淺不一的紅。溫度一如既往的高，秋卻雷打不動的來。自到家我就開始尋找我幼時相片，結果是一無所獲。我毅然決定離開客廳的一片狼藉，轉而走進爸媽房間。接連四個抽屜皆是些無關痛癢的雜物，正當我頹然地拉開第五個抽屜時，我睜大了眼，它上了鎖。

說是上鎖，可鑰匙卻依舊插在鎖孔裏，像是守衛。我握着泛鏽的「守衛」向左擰了兩圈，隨之而來的是抽屜自帶的木香和一打照片。前半部分的照片記錄了男孩許多的「第一次」——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背起書包、第一次拿回獎狀。照片雖然有些褪色，但那男孩的五官仍清晰可見。

「這是我的父親。」

後半部分的照片猛地帶我穿梭到其少年時代，留着及肩長髮的少年背着吉他在草地上笑得前仰後合，金色的光為他的笑容添上了天然光暈，看起來格外燦爛。揮舞的手在驕陽中劃出一道耀眼的弧線，澄淨的眼是絲毫不加掩飾的炙熱。照片的背面有一行稚嫩的小字，「我要考上音樂學院。」那是只有天知地知他知的夢想。

「這是我的父親。」

下一張照片是一家普通大學的校門，再下一張是一個置身於紅葉紛飛的背影，踏着黃綠交錯的葉，向已腐的、將腐的、乾脆欲裂的深秋走去。他似乎欺壓於秋筋秋脈上，又似乎將自己赤裸地剖開。被他折斷的枯枝發出悲鳴，還有一些甚麼在他心裏死去。



「這是我的父親。」

一同被封印在此的還有一盤磁帶，一曲終了。我好似明白為甚麼這一切的一切被父親鎖進抽屜。往事好比被反復播放的磁帶，雖陳舊到自己也厭倦，但每次翻聽都仿佛回到過去，早已不再當年的自己會惶恐，會悲傷，會無所適從。父親的夢想是否早在安靜的肅殺中被抹去？是否也感到懊悔？感到遺憾？我不清楚，於是我問。父親只是又打開了那道鎖，神情肅穆而帶着回味的深沉，向抽屜的深處摸索着甚麼——我幼時的照片。

父親緩緩開口，聲音如平穩的河水流入我的心田。「我已走完人生的一半，這一路有成功有失敗，有自由有枷鎖，有理想有現實。要說後悔？有。但，不是後悔沒有考上音樂學院，而是後悔上大學沒用功讀書。遺憾嗎？是。也許遺憾自己沒走上理想的道路，但更多是遺憾自己走了太多的彎路。」「好好讀書，走自己的路，追自己的夢吧。」



我的父親回首半生，有悔有憾，但這些情緒絕不是對夢想本身。人生是一場無休止的奔波，行色匆匆如同太陽日復一日地升起、墜落，但夢想可以給這場無盡的輪迴帶來新的色彩，這無名的景色也只准有夢的人窺見。抽屜是父親的過去，上鎖不代表不光彩，不代表以此為恥，只是有了更重要的現在值得他去珍惜。如我幼時的照片，他在乎的是現今的我，幼時的我已被他放在時光的長河中。

我的父親以父親的身份告誡我，以朋友的角色勸導我，去做夢，去追夢，永遠不要憎恨夢想本身。夢想一直屹立於我們心中，腐爛發臭的只是人心。

又是一個秋。又是一片楓林，閃光燈記下我們不斷追逐天邊金輪的背影。父親從未放棄追夢，無論是長到可紮小辮的頭髮，或許是堆在角落還永不落灰的吉他。他是追夢人，追自己的夢；他是做夢人，引導我做夢。熟悉的旋律再次響起，可這次演唱者卻是我，下一位或許是我的後代。這就是我家的兩代情，做夢和追夢交織，其包括但不限於我和我的父親。

「... 風吹過已靜下，將心意再還誰，讓眼淚已帶走夜憔悴。」



完